

1 為生命賦予意義

尋找意義

我來到泰澤，進入宏偉的修和堂 (Church of Reconciliation) ，看見千千萬萬的面容，千千萬萬不同的表情，使我良久不能自己。

為甚麼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從五大洲來到泰澤？他們一周復一周、絡繹不絕、從不間斷地前來朝聖。

年輕人對絕對的事物有異常的渴求。今天的確有許多年輕人到訪修道院。但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甚麼？因為要尋找上主嗎？他們在修道院最先去尋找的，就是奧祕的感覺，就是平安，就是深度，這些都是我們居住的社會所缺乏的。我記得有一次會晤偉大的電影導演塔爾科夫斯基 (Tarkovski) ，他說：「我們這個世代所要面對的挑戰，就是基於我們容讓人性繼續成為疑團，卻迴避以下的想法：其實萬事萬物都是那麼簡單明確，每件事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釋。」這個世界應該有一些人、一些地方及一些行動，着力探問何謂生命的奧祕和上主的奧祕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2 泰澤：為生命賦予意義

然而，單單問這樣的問題並不足夠，因為當我們問這樣的問題，我們就會發現，不完全 (incompleteness) 正是人性的基本特質。假如人性是不完全的，假如有所缺乏就是人性的特質，那麼，欲望亦同樣如是，因為欲望既代表我們察覺自己有這樣的缺乏，亦同時是一股動力，推動我們不住尋索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喚起一種意識，意識到我們以上的提問是有答案的。就此，相關的見證便顯得相當重要，即如泰澤團體的見證——對於這樣的見證，不需要具備某些特殊知識才能理解，並且是每個人皆能接觸的。這個世界不會由於缺乏意義而蓬勃發展，反而只會坍塌下來；而正正在這樣的世界，年輕人在泰澤找到回應，找到生命的意義。

首先，他們發覺有人願意全心全意地聆聽他們，這一點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。可另一方面，他們來到泰澤，也是因為想有人告知他們某些事情，也想經歷某些事情。他們之所以會前來泰澤，通常是因為朋友跟他們談起這個羣體；而在今時今日，友誼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方式，讓人發現信仰，因為好些年輕人對基督教的信息根本一無所知。我假定某類關於泰澤的「傳說」必定已在這個世界廣泛流傳，一定程度在法國流傳，但更多在其他國家流傳，而今天也愈多在東歐流傳。這類傳說所描述的泰澤，是個非比尋常的地方，是世界不同國家的人交流的地方，也是祈禱

的地方，有些平常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會在這裏發生。因此，人們會到訪泰澤，而他們大多會深受觸動。在泰澤，你簡直不可能一直不為所動。

在泰澤這個地方有一股禱告的力量，以非常簡單的方式活出來。有些年輕人可能從未試過祈禱，或至少未試過着意去祈禱——因為每個人總會以某種方式祈禱；而對他們來說，泰澤的祈禱方式是從實踐中學習禱告的途徑。今時今日，年輕人的頭腦早已慣於全速運作，不論是按理念或系統去思考，還是單單追隨欲望，抑或接受傳媒渲染的奇怪念頭，但他們卻未曾努力探索內心的空間。因此，既然這樣的祈禱本身就內藏於我們所有人的心內，為了使我們能夠掌握這樣的祈禱，十分重要的是，我們需要安撫我們的智性。太快和太早說出話來，只會令人覺得嘮嘮叨叨、語言乏味，並只會教我們成為這個無休止嘮叨世代的其中一員。正因如此，在泰澤祈禱所經驗到的靜默時間肯定是根本所在，而年輕人也喜歡參與這樣的祈禱。靜默使祈禱變得醇厚，當我們再以言詞禱告時，就與日常喋喋不休的談話有所不同。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出現了巨大的言詞「通漲」，泰澤團體卻恰恰相反，於是令人趨之若鶩。在這裏，各人得以再次發現深邃的奧祕，並視之為「內在的光」，而年輕人對此的確有所感受。這光從一個面容散發出來，這面容使我們得以在其光照下詮釋其他所有的面

4 泰澤：為生命賦予意義

容；這就是偉大的神蹟。

年輕人來到泰澤，不僅切實經歷到深邃的平安與寧靜，也會發現自己正身處與人接觸和歡慶的地方；而前後兩者形成了強烈對比。就如當中的平安和寧靜，這樣的接觸和歡慶顯得同樣真實。年輕人與這個團體接觸，使他們找到學效的對象，也得到靈感，而並非得到一堆禁忌和禁令。萬事萬物的意義和理由都得到說明，這樣便把一切都改變過來。之所以能夠這樣，是因為泰澤團體並不存在道德主義。年輕人在那裏找到的，是人與人組成的羣體；羣體內的人既有真實的人性，也會開放自己，但與此同時，他們亦是在最大的約束下過共同的生活。然而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會受到壓抑，而是容讓各人在恰當的界線內活出彼此的關係，以謹慎和謙遜的態度生活。對年輕人來說，這是非比尋常的範例。我們也需要留意，其實他們非常渴求謙遜，只是他們並不自知；而實際上，這份謙遜使他們得以成長。所以，另一樣他們在泰澤尋找的就是謙遜；這樣的謙遜，與符合道德標準沒有多大關係，並且非常重要。

毫無疑問，另一樣吸引他們的就是平和之美。在他們所身處的世界，藝術有時可以十分暴力，音樂也是這樣；身體獲得褒揚，但有時也受到扭曲和失去意義。然而，泰澤卻展現出不同的美，就是亞略巴古的狄奧尼修斯 (Dionysius the Areopagite) 所說

的「共融之美」(the beauty of communion)。他在《論聖名》(*The Divine Names*) 這部專著提出，美就是那聖者之名，這美就是一切共融的根源。可是，今天社會所理解的美，很多時都是狂亂的美，甚至與擁有扯上關係，有着近乎魔法的元素。然而，年輕人在泰澤找到的卻是平靜的美，是深邃的美，是撫平人心的美。他們透過非常美麗、非常簡單的詩歌，透過聖像畫，並透過人的面容找到這樣的美。因為沒有任何事物比散發信任和溫柔的面容更美。美蘊藏奧祕，這個奧祕最終就是上主的奧祕。

最後，集體的仇恨令這個世界劃分為不同陣營，且愈見壁壘分明，可同時這些不同陣營卻又愈來愈彼此相像；而年輕人在泰澤得以經歷多元中的合一，這樣的合一能夠再度回應他們最深層的需要。雖然這個世界已是重重區隔，卻又同時步向全球化，人們更常從世界的一端前往另一端，這些人具有真正的普世觀念。然而，當這個世界愈趨一致，各種不同的壓力也會隨之出現，我們大可以稱之為「身分問題」。當中的意思是，每個人和羣體都面對這種趨近一致的情況，似乎萬事萬物都會淹沒在同一個「技術層面而言的晦暗之淵」(technological greyness)，這情況或多或少會令人感到恐懼，於是他們便要堅決維護自己的身分；一般來說，他們都是透過反對別人來維護自己的身分。年輕人之所以對泰澤感到着迷，是因為那裏既有普世的感覺，同時每個人的

身分也得以保存，沒有人會要求其他人放棄自己的國籍和教會身分。相反，正因為彼此間存在差異，各人都期望能夠彼此豐富，也學習彼此接納。由此，年輕基督徒便得以經驗多元中的合一。在如今這樣的世界，泰澤所帶來的經驗確實有點令人難以置信。在人類歷史如今這個時刻，我們需要超越抽象的普遍主義（universalism）和不同的特殊主義（particularisms），兩者既為人類帶來局限，也帶來人與人的衝突。但在泰澤團體，既有具體的普遍主義，也有眾多的特殊主義，各方能夠坦誠溝通，彼此開放接納。

無私的聆聽能開啟奧祕

在我們的社會，很少人會着意聆聽。人人都願意說話，但聆聽別人卻總是帶有條件，惟有在聆聽後有機會說話，他們才會選擇聆聽：但這種所謂對話，其實更像各自的一連串獨白。在這個情況下，若要找個願意聆聽我們的人傾訴，可能就只能夠找精神科醫生了！

我們會探尋無意識的領域（unconscious），而超意識的實在（reality of supraconscious）則指向意義；在當下，我們必定要明白如何把兩者連繫起來。在人類的無意識領域，不僅存在關乎生物和宇宙的下意識，在每個人的孩提時期開始，就與各人的命運息

持續不斷的建立

羅哲弟兄創立泰澤團體至今已超過五十年。回顧不同修道羣體的歷史，各自在建立基礎的階段，總是會展現出靈性和社會學層面的某些特質；而在泰澤的發展過程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特質。

首先，在泰澤成立初期，我認為我們擁有的是某種願景，但這願景不是甚麼計畫，也不是具體的期望。這個願景就是羅哲弟兄心中的願景。在最初，這願景是期盼基督徒之間彼此復和，也期盼基督徒能夠服務普羅大眾。然而，這樣的願景並沒有教我們預先知曉將來會發生的事，羅哲弟兄沒有預期當時會有怎樣的發展，也沒有預期今天會有怎樣的發展。這是最為基本的事實。在成立的最初期，泰澤出現了一個擁有非凡個性的人物，這樣的個性不知不覺吸引了眾人前來。所以，我們擁有的就是這方面出人意料及自然而然的吸引力；而在修道主義漫長的歷史之中，便一直不時有人展現出這樣的吸引力。這是教會歷史的定律：當有人把真實可信的事情付諸實踐，眾人便會前來。那些坐在房間定下鴻圖大計的人會說：「我要創建一個羣體，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會前來。」這樣說的人未開始便已注定失敗，事情可不是這樣發生的！

這個建立基礎的階段還有另一個特質，就是迅速而有機的成長。這樣的成長來得相當急速，並且不是一步一步按既定程序發

生。就好像種子發芽生長，長成植物，又好像植物的生長過程，總有無法預知的事情發生。例如，到了某個階段，一眾修士考慮到前來泰澤的人數眾多，認為有必要興建新的修和堂。建成之後，羅哲弟兄起初覺得新建的教堂太大，但前來的人數繼續增多，最後一眾修士竟要再進一步擴建這新的教堂，於是教堂便繼續擴建下去了。

在我來看，似乎所有新建立的修道羣體還具備另一個普遍特質，就是會經歷從孤立隔絕到主動接觸他人的過程。在一開始，羅哲弟兄選擇歸隱於勃艮第 (Burgundy) 的偏遠一隅，這個地方隱藏於法國的深澗幽谷。勃艮第這個地方，過去曾刻上靈性的痕跡 (這地方曾見證克呂尼 [Cluny] 和聖伯納德 [Saint Bernard] 的時代)。到了今天，泰澤不再是孤立隔絕的地方，其影響力已是遠及海外，各方的人都會前來聚集。

以下所述的最後一種特質，對我來說可謂相當重要，我會借用聖保羅的話來表達，那就是：泰澤「似乎不為人所知，卻是人所共知」。泰澤和羅哲弟兄都已是眾所周知的名字，這是清楚不過的。但在媒體上，他們不如明星、體壇英雄、政客，甚至教會領袖那樣顯赫有名，他們不會成為頭條人物。他們「似乎不為人所知，卻是人所共知」，因為所有人對泰澤和羅哲弟兄都有所聽聞。

以下這一點令我特別感興趣，那就是：我看不見泰澤建立基礎的階段會在何時結束。我亦看不見修士何時才能說：「現在就是了。泰澤已把基礎建立穩妥了。」為甚麼？因為我們所身處的歷史階段正在急速前進。我們並非處於長久穩定的時代，因而未能建立任何可以永久留存的事物。我們必須不斷迎向變化無常的歷史。對於要怎樣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到這一點，羅哲弟兄心中已有答案，不用另行按系統的方式去思考出路。羅哲弟兄身處法國這樣的國家，活在可稱為「合一運動英雄輩出的年代」，他最初的關注就是復和——這至今仍是我們的關注所在——但在今天，泰澤卻發現自己已轉而處於新福傳運動的最前線，就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曾談論的新福傳運動，而這也明顯變得愈來愈有必要。在未來的日子，泰澤又會變成另一面貌，可能是成為這樣的基督信仰，能夠創造具有先知向度的文化和美。

無論如何，在我看來，泰澤似乎很難休止下來。泰澤既抱有這樣的基礎靈性理念，又怎可能會休止下來呢？雖然這些基礎的靈性理念乃是一個接一個依次出現，彼此之間卻又互有關連。福傳的理念不會違背合一的理念，合一的理念和福傳的理念不會違背創造美物的想法，也不會違背那透過我們時代文化所呈現出來的基督信仰。這一切仍然進行，這一切仍在發展。於我來說，泰澤一直處於建立的狀態。

5

光、和平與愛的闖入

邪惡從來不是出於上主之手

「邪惡從來不是出於上主之手，祂不希望看見苦難，也不希望人類感到悲傷。上主不想要戰爭、地震、自然災難帶來的巨大破壞。祂從不激起恐懼和莫大的痛苦。當有人經歷了令人難以理解的試煉，祂會分擔他們的痛苦。」這是羅哲弟兄的話，我們常常可以在修和堂聽到他這樣的話。幾乎所有年輕人早晚都會發覺自己提出類似的問題：「假如上主存在，假如祂愛我們，為何世界如此邪惡？為何世界有那麼多如此醜陋、敗壞、墮落、令人困惑的事情？為何不單有製造混亂的邪惡，還會出現有歪常理的邪惡；而這種邪惡之所以出現，就是要使我們陷於困惑？」而答案就在上述羅哲弟兄的話中。

黑暗勢力確然存在，使邪惡帶着有歪常理的特質，以致上主愈來愈遭人遺忘，甚至時而使人感到懼怕。我們難免會感到這樣的邪惡有意使我們陷於困惑。這樣的意向，就是創世記當中充滿象徵意義的故事所述說那為人熟知的「原罪」，故事中的女人和男人開始質疑上主的美善，他們認為上主是個暴君，以毫不講

理、令人異常驚懼的方式禁止他們吃生命樹的果子。縱然事實卻是，一直都是那條蛇反覆地把這樣的想法暗示給他們。最後，他們便質疑上主對他們的愛。

一直以來，都有人提出以上這種質疑信仰的論據，而他們或多或少是刻意為之，他們這樣說：「看，這個世界多麼可怕！如果正如你所說，真的有全能的慈愛上主，世界就不會這樣令人害怕。」杜思妥也夫斯基筆下小說的角色伊萬·卡拉馬助夫(Ivan Karamazov)便正正提出這樣的論點：「如果那完美安排、精心設計的世界之能夠存在，代價是要一個小孩去承受折磨，我又怎能認同這樣的世界存在？我拒絕這樣的世界，我會把進入這完美世界的門券交還給上主。」在我們所身處的社會，有人就是握着這樣的論點，把門券交還給上主，並否認祂的存在。

就此，我們的確有必要告訴年輕人，上主不是「全能的」——按「全能的」這個概念自然使我們聯想到的意思而論。當然，惟獨擁有無限力量者才可創造出其他擁有自由意志的人。人類充滿限制，我們所能創造的就只是人的倒影和塑像，卻不能創造出有別於自己的他人。然而，上主卻創造了有別於自己的他人，但在創造他們的時候，也為他們賦予自由的空間，因為要去愛，就不能強迫。一眾教父如此表達這個意思，特別是希臘教父這樣說：「上主可作任何事情，除了強迫人去愛祂。」因此，上主是全能

的，此乃千真萬確，但祂的全能卻是透過全然的無能來實現。祂容許人活在自由之中，這份自由可以教人轉向美善，也同樣可以轉向邪惡。這是奧妙難明的基本事實。當有人的心向上主自由開放，上主便能透過此人去施行作為，否則祂在人世間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；而祂的作為就恍若光、和平與愛闖入人心。上主從來不會以局外人的身分，遠遠站着向裏面的人施行作為，好像獨裁者和颶風那樣。尼古拉·別爾嘉耶夫甚至更進一步說：「上主的力量比一個警察還要小。」

假如我們將全能界定為能作萬事，並由此展開討論，那便代表我們是要推論說：上主使祂的創造顯得美妙絕倫，同時又糟糕透頂；而這樣的思路實在完全站不住腳！但假如我們一開始是這樣說：美妙的事情都是上主所做的，糟糕的事都是邪惡嘗試破壞上主的工作所致的，那麼，我們便能在這個論爭中找到論辯的立足點。

伊萬·卡拉馬助夫再說：「有小孩被捉拿，然後被狗吃掉，那麼，上主在哪裏？」其實，上主正正是那個受苦和死去的小孩！這個經歷與埃利·維瑟爾(Elie Wiesel)的經歷雷同。他在集中營裏，一天晚上，他站在絞刑台上的屍體面前，問自己：「上主在哪裏？」他忽然間憑直覺明白到，上主就是那個被吊死的

人。基督向他揭示祂就是被釘十字架的上主這個奧祕。

打破邪惡的螺旋

我一向喜歡弗朗索瓦·莫里亞克 (François Mauriac) 以下這個深刻反思：「如果你碰到有人向你解釋甚麼是邪惡最根本的來源，你就叫他來，我會勒死他！」真正重要的，不是要推敲邪惡的本源，而是要打破這邪惡的螺旋：這邪惡的螺旋，驅使人想到世界是壞透的，最終更使人想到上主並不存在；而愈多人告訴自己上主並不存在，世界便會變得更為惡劣。這邪惡的螺旋帶來極大破壞，必須以上述那種開放心靈的思路來將之擊破——這開放心靈的思路，容讓上主進入祂的創造之中：假如男男女女願意無拘無束地向上主開放自己，那麼，神聖的力量 (美善和愛的能力，以及真正的創造力) 便能在世上湧流出來。

凡是最遭受排斥的，凡是最遭到遺忘的，凡是最受誤會的，那就是上主。祂察看有誰人的心可自由地向祂放開自己。因為祂若能透過這樣的人心進入世界，世界便會改變過來。所以，修道生活確是何等重要，因為可以這樣說：修士就是那些把資源開啟和發掘的人，而闖入人心的光、和平與愛便是從中傾流出來。

共融的奧祕

教會要讓闖入人心的光、和平與愛傾流出來，這是教會的聖召。泰澤不時會重提，教會是「共融的奧祕」。這「共融的奧祕」是三一的奧祕，這是首先和最重要的。上主就是共融；祂是一位上主，而在祂裏頭也藏着祂者的奧祕，所以在祂裏面便有着愛的動流。同樣，由於人類是按照上主的形象造成，所以他們便受召要在自由的共融中尋求滿全。我們可以由基督、並由祂的教會開始來尋求這份滿全。因此，教會就是共融，甚至是美妙絕倫的共融——意思就是，在這樣的共融之中，教會裏的多元既備受尊重，同時也能展現基督內的合一。然而，共融這個「具象徵及指涉意義的名字」也就變成一道促使教會「致力建立共融的命令」：教會本身就是共融，但教會亦同時必須成為共融，因為她有時偏離了共融的本質。我們要緊記，每當這樣的情況發生，每當我們發現教會偏離了共融這個聖召，我們便需要「挖深一點」。我們若「挖深一點」，我們找到的不會是虛無，而是找到復活的基督，祂使我們從死人中復活；我們找到的不會是虛無，而是找到這個浩瀚之境，愛的汪洋，也正如敘利亞神祕主義者所說的「光的汪洋」。這個「光的汪洋」並非印度教所說的那樣，而是光照出上主面容的汪洋。共融已然賜下，共融就在深處，因為基督正正居於那深處。